

卷一至卷四

古文評誌

卷上

頌銘氏

詳訂古文評註全集目次

錫山過 珙商侯

上元黃 越際飛 選評

卷一

左傳

鄭伯克段於鄆 左丘明

臧僖伯諫觀魚 同上

季梁勸修政 同上

宮之奇諫假道 同上

重耳游歷諸國 同上

宛濮之盟 同上

秦師入滑 同上

楚子問鼎 同上

呂相絕秦 同上

季札觀周樂 同上

子革對靈王 同上

周鄭交質 同上

莊公戒飭守臣 同上

曹劌論戰 同上

荀息傅奚齊 同上

介之推不言祿 同上

燭之武退秦師 同上

晉敗秦師於穀 同上

齊國佐不辱命 同上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同上

子產毀晉垣 同上

子產授政太叔 同上

石碏諫寵州吁 同上

臧哀伯諫訥却鼎 同上

齊伐楚盟召陵 同上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同上

展喜卻齊師 同上

蹇叔哭師 同上

趙盾弑其君 同上

楚歸晉知罃 同上

晏子不死君難 同上

子產論尹何為邑 同上

夾谷之會 同上

卷二

國語

祭公諫征犬戎

左丘明

召公諫監謗

同上

襄王不許請隧

同上

單子知陳必亡

同上

敬姜論勞逸

同上

叔向賀宣子貧

同上

王孫圉論楚寶

同上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同上

范蠡不許吳成

同上

公羊傳

荀息不食言

公羊高

宋人及楚人平

同上

穀梁傳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赤

莊子

逍遙遊

莊周

養生主

同上

檀弓

仲子舍孫立子

檀弓

子上之母

同上

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

同上

曾子易箦

同上

重耳對秦客

同上

杜蕢揚解

同上

孔子過泰山側

同上

黔敖嗟來食

同上

晉獻文子成室

同上

戰國策

蘇秦以連衡說秦秦文

范雎說秦王同上

趙良說商君同上

韓非說難同上

莊辛論幸臣楚文

樂毅報燕王書燕文

觸龍說趙太后趙文

趙威后問齊使同上

顏觸說齊王貴士齊文

魯仲連遺燕將書同上

馮煖客孟嘗同上

屈平卜居楚文

屈平漁父詞同上

宋玉對楚王問同上

李斯諫秦逐客書先秦文

卷三

西漢文

過秦論賈誼

治安策同上

論務農積貯疏同上

至言賈山

論貴粟晁錯

獄中上梁王書鄒陽

上諫吳王書枚乘

賢良策董仲舒

上諫獵書司馬相如

諭巴蜀檄同上

難蜀父老同上

荅蘇武書李陵

尚德緩刑書路溫舒

聖主得賢臣頌王褒

報孫會宗書楊惲

卷四

史記

五帝本紀贊司馬遷

項羽本紀贊同上

孔子世家贊同上

秦楚之際月表同上

平準書同上

伯夷列傳同上

管晏列傳同上

屈原列傳同上

滑稽列傳淳于髡 同上

刺客列傳同上

酷吏傳序同上

貨殖傳序同上

游侠傳序同上

太史公自序同上

報任安書同上

三國文

前出師表諸葛亮

後出師表同上

晉文

陳情表李密

蘭亭詩序王羲之

歸去來辭陶潛

五柳先生傳陶潛

北山移文孔珪

卷五

唐文

滕王閣序王勃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駱賓王

與韓荊州書李白

春夜宴桃李園序同上

阿房宮賦杜牧

醉吟先生傳白居易

弔古戰場文李華

陋室銘劉禹錫

原道韓愈

原毀同上

諫迎佛骨表同上

諍臣論同上

復上宰相書同上

三上宰相書同上

答李翊書同上

與于襄陽書同上

上張僕射書同上

與陳給事書同上

答陳商書

同上

應科目時與人書

同上

答李秀才書

同上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同上

送董邵南序

同上

送孟東野序

同上

送李愿歸盤谷序

同上

送石處士序

同上

送溫處士序

同上

送高閑上人序

同上

卷六

唐文

送浮圖文暢師序

翰愈

送楊少尹序

同上

送王含秀才序

同上

張中丞傳後序

同上

圻者王承福傳

同上

諱辨

同上

進學解

同上

獲麟解

同上

雜說上

同上

雜說下

同上

柳子厚墓誌銘

同上

祭鱷魚文

同上

祭田橫墓文

同上

祭十二郎文

同上

駁復讐議

柳宗元

晉文公問守原議

同上

梓人傳

同上

郭橐駝傳

同上

桐葉封弟辯

同上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同上

鈞鉅潭小丘記

同上

永州新堂記

同上

小石城山記

同上

賀王參元失火書

同上

送薛存義序

同上

愚溪詩序

同上

捕蛇者說

同上

卷七

宋文

待漏院記

王禹偁

黃州竹樓記

同上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

同上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義田記

錢公輔

愛蓮說

周敦頤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縱囚論

同上

朋黨論

同上

伶官傳論

同上

宦者傳論

同上

送楊寘序

同上

梅聖俞詩集序

同上

釋秘演詩集序

同上

畫錦堂記

同上

豐樂亭記

同上

真州東園記

同上

峴山亭記

同上

醉翁亭記

同上

瀧岡阡表

同上

祭石曼卿文

同上

秋聲賦

同上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上田樞密書

同上

春秋論

同上

辨姦論

同上

高祖論

同上

管仲論

同上

六國論

同上

諫論

同上

心術論

同上

張益州畫像記

同上

蘇氏族譜亭記

同上

卷八

教戰守策

蘇軾

省費用策

同上

刑賞忠厚之至論

同上

荀卿論

同上

范增論

同上

留侯論

同上

晁錯論同上

喜雨亭記同上

石鐘山記同上

趙然臺記同上

潮州韓文公廟碑同上

方山子傳同上

前赤壁賦同上

後赤壁賦同上

上樞密院韓太尉書蘇轍

黃州快哉亭記同上

寄歐陽舍人書曾鞏

讀孟嘗君傳王安石

靈谷詩序同上

洛陽名園記後李格非

讀蓋邦式序馬存

正氣歌文天祥

却聘書謝枋得

明文

秦士錄宋濂

賣柑者言劉基

答許廷慎書李存

象祠記王守仁

論信陵救趙唐順之

滄浪亭記歸有光

報劉一丈書宗臣

徐文長傳袁宏道

耦耕堂記錢謙益

題元祐黨碑倪玉璠

五人墓碑記張溥

國朝文

蒯徹論陸次雲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過松齡

瓠隱居記沈思倫

詳訂古文評註全集卷之一

渠陽劉豫庵先生鑒定

錫山過 珙商侯 評選

嶺南 曾 潢雲士 全訂

左傳 左傳者左丘明傳述春秋之事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本魯史故也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三年

左丘明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鄭國名姬姓武公即桓公名友周厲王子封於鄭今河南開封府鄭縣申國名姜姓今河南南陽府宛縣鄭武公娶申國之女名曰武姜武者姓姜而謚曰武也娶

生莊公及共叔段

共音恭國名今河南衛輝府輝縣武姜生二子長曰莊公寤生寤生即橫生是產之最難者驚馬姜氏故名曰寤生

寤生

因難產而驚遂惡之因此失愛於共叔段共者後因段出奔共國故也武姜偏愛叔段欲廢長立次以段為太子亟請於武公弗許

命於武公使立叔段已不止一次武公未之許也此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制邑名即虎牢關在開封府汴水縣武公既薨莊公

險之地封段險則難以擊攻易

於保守無非欲其安也為去聲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嚴險也號國名號叔東號君也號仲號叔皆王季之子姬姓一封東號

昔號叔居此時險而不修德為鄭所滅而死此前車之鑒也若再以制與

他邑唯命謂欲他邑則請京京鄭邑今榮陽京縣武姜因制

段是又蹈覆轍也此莊公恐其據嚴險之地必致反叛故特為愛惜之詞

唯命是聽請京不可又求一最大之邑封段大

則地方廣遠蓄積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不謂之大夫併不謂之公子而特異其名以張大之謂之京城太叔使其無所顧忌而

饒多無非欲其富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音蔡祭仲鄭大夫凡邑內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

必陷於惡其毒甚矣此段叙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音蔡祭仲鄭大夫凡邑內有先君之廟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

姜氏愛叔段急欲為之請封

先王之制所以先王立都城之制凡有三等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都三分其國之一不過百雉

也參中五之一中五分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也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

雉也此古制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京不度非制也今京城過於百雉不合

子稱母 姜氏失

君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邑將必為鄭國之禍君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焉音淹辟同避言請京出自武姜之命雖為國害何所避之對曰姜氏何

子禮矣

臣稱國

母姜氏

失臣禮

矣

百忙中

又入俞

不敢使

收故且

貳也只

須禁之

使止

此事祭

仲不聞

子封不

間偏是

公聞其

為疑案

可知

之依經釋三

不言出奔難之也

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

之也依經釋三

不言出奔難之也

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

厭之有姜愛叔段雖以鄭國與之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滋長也蔓音慢延也姜氏雖君之母亦當早為之圖或裁蔓抑或變置使叔段得安其所無使如草之滋長而蔓延也

難圖也若至於蔓延而後圖之難矣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草之蔓者猶難於芟除况叔段乃君之弟而又加以姜氏之寵使威勢太大使難處置此君所當早為之圖者也公

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叔段據有大邑而多行不義之事自作自受必致斃敗未必能為國害斃音殺子姑待之子指祭仲言汝且少待不必看忙此段叙祭仲又以姜氏之欲以諫既而太叔命

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邊邑貳兩屬也果然叔段行不義之事欲命西北兩鄙之邑其所出財賦命其半以與鄭國半以入京城而兩屬焉已自己也公子呂鄭公子為大夫名呂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國家不可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今西北兩鄙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則我請事以為君若弗與則請除

之若不以二鄙與段則請除而滅之無生民心無使鄭國之民生攜貳兩屬之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庸用也言無用我除之彼將自及於禍此段叙公子呂之諫以著莊公之不教其弟大叔又

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廩延鄭邑今開封府延津縣兩屬者至此竟收為己私邑直以廩延為界見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可矣公子呂字子封言今可正段罪厚將得眾

土地廣大將得眾心上言生心猶介在兩岐之間此則直恐其棄此而歸彼也一步緊一步

公曰不義不暱厚暱親也將崩必懷此段叙子封之建以見莊公不教其弟而又釀成

大叔完聚大叔收二部之後為己邑繕甲兵繕修也修治其甲冑與兵器具卒乘整備其步卒與兵車為戰守之具乘去聲下同將襲鄭將襲間而掩襲鄭

者夫人將啟之夫人武姜也姜本欲立叔段知其有襲鄭之舉將開導之以為內應此二將字明明疑獄連坐姜氏妙公聞其期曰可矣莊公密探伺而聞其襲鄭之期曰前此以母愛之故段尚無叛之之形欲

除之而未可者至今日可討伐矣聲罪致討曰伐伐段於京是加以重兵之一路也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共一萬五千人也帥音率京叛大叔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城之人皆知段不義不肯助段段知鄭不助己乃走而入於鄆鄆音烟鄭城今開封府鄆陵縣公伐諸鄆公料段必不能支子封當入於此復自帥師伐之期在必殺此又一路也五月辛丑

段段入于鄆乃走而入於鄆鄆音烟鄭城今開封府鄆陵縣公伐諸鄆公料段必不能支子封當入於此復自帥師伐之期在必殺此又一路也五月辛丑

大叔出奔共段知勢不可支因而出奔共國五月辛丑記其時也此段叙叔段之叛而莊公伐之也其叔段之事由此而止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書孔子所作春秋經也此句即春秋所書之經文鄭與周皆姬姓莊公於周實封伯爵故曰段不弟故不言弟段與莊公同母弟也何以不稱弟以段不弟弟道似非弟也故不言弟焉依經釋一如二君故曰克段居於京城過百姓伯克者戰勝獲賊之名

伐之如二君相交戰而得勝者故曰克焉依經釋二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其所以不稱莊公而稱鄭伯者以段惡未著莊公不早為之所養成其惡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鄭志志者心之所之也依經釋三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共春秋不言出奔而以克書者明鄭伯志在殺段當其出奔時左難右難不知如何

舍毒聲

至此始

盡暢

讀前段

如淒風

苦雨讀

後段如

煦日和

風

哀哀之

聲宛然

孺子失

乳而啼

非復從

前怨毒

聲

其實不

必如此

不妨為

昏愚作

解

無之之

無之之

之以見段與
鄭伯之交失
遂實姜氏于城
穎實音志禁錮也城高牆也穎鄭城今開封府臨穎縣謂其城之地在穎而誓之曰不及黃

泉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曰黃泉誓此生無復相見也二句是臨別與母為誓之詞將平既而悔之
是莊公良心發現處穎考

叔為穎谷封人
考叔人名穎谷即穎之谷口也穎考叔鄭大夫時為穎谷典封疆之官穎考叔之食食舍肉
舍肉特

挑其間也
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
只四字直刺入心下但美文耳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有母所食不過

粗糲未曾嘗我國君內庖之羹臣之食也
請以遺之
遺去聲與也敢請於君以君公曰爾有母遺
醫我獨無
公問遺母之言而有切於

獨無母以遺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有母謂之無不
公語之故
語以啟段襲鄭
且告之悔
悔此八字括前半對曰

君何患焉
何患其苦
若闕地及泉
闕音掘遂而相見
遂音逐地道也教公掘地為道與真母之處相通由此見母則是相見於黃泉也
其誰曰不然
言又可以

見母誰以此說為不然此段
叙穎考叔之善於迎機婉導公從之
莊公從其言遂掘一隧道與母相見以

融
莊公入隧道迎武姜而賦詩曰大隧之中云
美出而賦
賦出賦後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洩音異舒散也見

子如初
母子之情遂復如舊此
君子曰
君子曰者蓋左氏設君子之言以為論斷後微此穎考叔純孝也
行純篤愛其母施及莊公
其母

捨肉遺之遂能感發莊公使之母子如初如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所以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之心篤於愛親無有窮價

其是之謂乎
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一篇鄭莊公文字却以
穎考叔結之以穎考叔為孝子而以鄭莊公為爾類也

過商侯曰叔段到底不過一驕弟耳稍裁抑之庸詎知不恭於凡曰姑待曰無庸是誰氏之
釀成之也及後母子如初而不聞友弟於國悔猶得半而失半也鄭伯始終其忍人乎哉

周鄭交質

左丘明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莊公鄭武公之子是諸侯平王周天子也卿士周執
政之官謂武公父子相繼為平王卿士世東周政
王貳于虢
虢諸侯西虢公虢仲也貳不專一

公亦仕王朝平王欲分政
鄭伯怨王
鄭伯即莊公以其不
王曰無之
斯時天子弱鄭伯強平王不敢實總
分政於虢之事乃諱言曰吾無此意故周鄭交質
質音

字枝字

寫鄭莊

之惡不

惟無君

直是異

樣慘毒

一則曰

要之以

禮再則

曰行之

以禮全

是氣他

不過之

詞

交質

之非

過商侯曰

之木吾亦

懼而鄭伯

筆法也

不可不知

美而無

子向為

下事立

典當也平王恐鄭伯不能深信因彼此各以王子狐為質於鄭平王子名狐往鄭為質言未嘗也鄭季忽為質於周鄭伯子名忽往周為質明不敢怨也

上但言交質此先書王出質而後書鄭出質者明是鄭伯偏王立質畢而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昇與也將者欲行而未決之詞

後鄭以公子塞青是惡平王先與人質也此段叙周與鄭交質之始末

意乃負約而將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祭音蔡祭足即蔡仲鄭大夫帥音率溫周邑名今河南懷慶府溫縣四月麥熟鄭伯怒周人背約使祭仲統兵奪而取之秋又取成周

之禾成周即河南洛陽縣其秋禾熟鄭又奪而取之周鄭交惡自此交質者轉而交相疾惡矣此段叙周鄭交惡之失體君子曰此下皆左丘明託君子之言作斷詞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由出也中中心也謂信之所以服人者以其出於中心也今周鄭之誠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要平聲約也間

信不出於中心雖各以子為質何益之有此段一口喝倒交質之非

去聲離貳也使彼心與此心明而不暗昧恕而不忘刻而又要結以以上大小之禮則一苟有明信誠使此心明白而信實溪澗沼沚之毛

言而終身以之雖不必以之為質亦誰得以間其交也此段正教平王應用禮不應用質

山夾水曰澗通川曰溪方池曰沼小者曰沚毛所生之草也嶺繁溫藻之菜嶺水萍也繁白蒿也溫藻聚藻也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鼎屬所以薦祭也羞進也以上數句言雖至薄之物猶可用

盛之烹之者言音舉錡音奇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水堪為玄酒者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藉明信以為祭祀燕享之用即用質亦不至用

孤也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言有國之君子欲盟約彼此之情者誠能以明信為本而風有

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此非獨予言也詩國風有采繁采蘋之什雅有行葦洞酌之篇按其為義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用也此段是左丘明就以上澗溪沼沚四句尋出來應作證以論斷

過商侯曰纓曰交質自然交惡履霜堅冰所自慎也以鄭伯之處心積慮目久已無平王矣責於號特借題耳即舉國而聽之麥洛之木吾亦懼其不免也每聞先輩評語多以並言周鄭混稱二國為左氏罪過謂賢如丘明豈真尊卑莫辨正妙在寫得無情無理可笑可

石碣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左丘明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衛姬姪始封之君康叔文王子齊姜姓始封之君太公也東宮太子宮也人君正

公娶于齊曰莊姜原其所自出蓋與太子同母為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莊姜美於色質於德終以無子衛人深惜其無子可立所以有碩人碩頤之賦也為大段

之案
有寵
暗代禍
胎寵字
是一篇
眼目

四句相
因而下
說盡禽
賸之愛
賸禍不
淺

又娶於陳曰厲嬀陳嬀姓謚曰厲嬀音圭

生孝伯早死

此又以生子不能成立而深惜之也

其姊戴嬀生桓公

姊音弟妻之妹從妻而來者曰姊為妾也戴嬀厲嬀之姊戴亦

謚也桓公名完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或以妹或以姪女相隨而去今世用婢女隨嫁即此意

莊姜以為己子

莊姜無子因撫育為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曰嬖莊公又有幸妾所生之子名曰州吁

有寵而好兵

莊公因嬖愛其母遂寵其子而州吁秉性又專喜用兵好去聲

公弗禁

兵凶器也公又縱容之而弗之禁

此段叙州吁得寵之端

石碯諫曰

衛大夫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義者制事之宜方端也納者送之使入也義不當為而為謂之邪如好兵之類言愛子者不當以義方教之不驕奢淫佚所自邪也驕謂恃已凌物奢謂誇誇於上淫謂嗜欲過度佚謂放恣無度此四者乃邪之所自起

當以義方教之不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驕謂恃已凌物奢謂誇誇於上淫謂嗜欲過度佚謂放恣無度此四者乃邪之所自起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而所以有此四者由於寵之太深祿之太厚之所致也此段泛論教子者當以義方不當溺愛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既習

論教子者當以義方不當溺愛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

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既習於邪勢必緣寵愛以為階梯而走篡奪之禍此

幾句錯益情極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矜音珍安重貌矜少也言人有寵可恃未有不

而為此反語也

或勉強臣服之其心未有不怨恨者既怨恨則必不肯安重而思亂此其勢之必然故言

且夫賤妨貴

夫事有順逆禍福因之此不易之道也然順逆之事各有六臣

賤而妨害嫡長之貴者以爵言少陵長年少之人而陵犯年長者遠間親

再悲數之何以謂之逆如庶孽之

少陵長

年少之人而陵犯年長者遠間親

離間親近者以分言

情言小加大

卑牧之人而妄加於

淫破義

淫邪之人而毀謗所謂六逆也

之義以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在在所謂六順也

各循其理謂之順此

立至使去順效逆以致其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為人君者當務去禍今不去禍而又速之是決不可也

弗聽

抑其寵此段以順逆之事理相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

石碯之子石厚常從州吁遊石碯禁之厚不聽

桓公立乃老

戰作推開說不必指定州吁

以復君之仇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碯可謂社稷之臣矣

過商侯曰老成謀國計深慮遠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是觸發語是作用語莊公當大猛省愾而不早貽禍後嗣嗚呼痛哉

知州吁必為禍而已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左丘明

物料二字提起後逐段應

此篇作兩段看上物不足以請大事而足以亂政結之下農隙以講事而所以非君所及結之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公魯隱公也如往也棠今山東萊州府魚臺縣是魯之遠地隱公將往觀捕魚之人於其地焉

臧僖伯諫曰臧僖伯魯公子名彊字子凡物不足

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大事謂祀與戎其材即物料舉行也凡田獵所取鳥獸之物不足以供大事之用其物無皮革齒牙之材足以為軍國器用之資則人君必不為是

舉動蓋以軍國祀城為重以遊觀宴樂為輕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軌一定之法物有用之器言人君所以不親舉者蓋以君之舉動百姓之觀瞻係焉凡事必要準乎法凡物必要適於用不但人君當明此義亦將引導斯民與之共

明此義者而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

講習國家之事以準度其合乎一定之法者謂之軌量即軌法中之輕重也度人聲量去聲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獵取之材以章明其物之可用為采飾者謂之物此二句申明軌物二字之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亟音氣數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蒐音搜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蒐音搜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蒐音搜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蒐音搜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蒐音搜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蒐音搜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蒐音搜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蒐音搜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蒐音搜也音若舉動不足以講大事是不軌取材不可以充器用是不物此皆荒亂之政也使君而數行荒亂之政欲國之無敗也得乎此段申上文君所以不舉之故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為社稷宗廟之主
尤不宜輕往也

過商侯曰人君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怠棄國政遼事遠遊僖伯所陳是即玉杯象箸漸不可
長之意略地兩字明是慢諫聲口故書法更無隱詞且益遠地一語為僖伯更添無數忠款是絕妙跳脫之筆

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左丘明

有公之
讓莊亦
不得不

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隱公會齊桓公鄭莊公同伐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許莊公奔衛許已失國齊侯以許讓公三國同克許齊侯以許讓魯公使取之公曰

己弟叔
段何在

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共音供君謂許國不供其貢賦故從君共討其罪許既伏其罪矣許君出奔是伏不共之罪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而愛許
莊之弟

雖以許國見讓我不欲聞此乃與鄭人齊魯既不敢取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鄭莊公見齊魯相

耶一并
純是奸

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此下鄭莊公戒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逞快也假借也

猶母為
其妙文

鬼神亦厭棄其德而借手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共音拱給也億安也父兄同姓庶臣

新欺也
看他怕

効命克敵其敢以天之假手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弟指叔段言我有弟尚不能和睦而協比之而

看他怕
人說便

而冒為己之功以取其國手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弟指叔段言我有弟尚不能和睦而協比之而

自開口
先說奸

其況能久有許乎言不能親親安能仁民不但不敢取即取之亦自思德薄不能長享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汝百里當奉許叔以撫綏柔順

極
極

已下是逆後只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若寡人得沒於地若我得壽天其以禮悔禍於許言天雖

極
極

我死之後天必加禮於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富也茲此也謂甯使許公復國也十字作一句讀是心口相商語按社土

極
極

許而有悔禍之心焉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謁告也婦之父曰昏昏昏曰媾言許公復

極
極

土穀眾多不能偏祭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謁告也婦之父曰昏昏昏曰媾言許公復

極
極

故立社神以祀之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謁告也婦之父曰昏昏昏曰媾言許公復

姻戚之好而能降心以從鄭請是鄭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滋益也謂無使他國得此許地以偏

雖不能久有許亦可以得許之益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滋益也謂無使他國得此許地以偏

音逼迫也他族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裡祀許乎若他姓處此相傷害我子孫將顛覆危亡之不暇宜但不能有

暗指齊魯而言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裡祀許乎若他姓處此相傷害我子孫將顛覆危亡之不暇宜但不能有

以備鄰國之覬覦慶音福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我今使汝處此不特守許之社

欺也精意以享之謂裡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我今使汝處此不特守許之社

身後者

羊

公戒飭守臣

明明自 己在時 必不使 得悔禍 也 俗言連 林俱喪 豈但喪 許也奸 口奸心 如此 只是極 憂死後 可見生 前更不 容許吐 氣 左氏竟 被鄭莊 瞞過 昭德塞 違句是 一篇綱

得相偏害也使上聲處上聲為去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此下戒飭公孫獲之詞凡而器用財賄無資於許而同爾汝也布

同我死乃亟去之言我死不能與許爭汝無財帛之累可以遠於去許以免其害吾先君新邑於此新邑即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於河南王室而既卑矣

周自平王東遷之累可以遠於去許以免其害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凡子若孫不能續修前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言許乃

天而既厭周德矣蓋王室卑子孫微弱吾其能與許爭乎言我宜能以天之所厭而與四岳之後爭君子謂鄭

莊公於是乎有禮君子謂莊公克許而不取是得存亡繼絕之禮者矣禮之用經國家可以經定社稷可以安

序人民則親順和睦利後嗣者也以之守位則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言許亂無服而舍之既服罪而不取度

德而處之度量我德之厚薄而量力而行之量我力之強弱而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去聲視也謂公孫獲曰我死乃

去可謂知禮矣言莊公處許之道似與禮所謂經國

孫執升曰鄭伯一奸猾機詐人其心實欲得許乃惟恐不能有許所以不能不言又自難以顯言看他喃喃的從別國之事說一番從本

國之事說一番從後來之事說一番從許大夫叮囑一番從鄭大夫叮囑一番其言愈深厥愈覺遠露一腔奸猾機詐心事幾於刻畫殆盡

可謂極毒亦可謂極神

過商侯曰鄭莊天資刻薄不受於弟何有於許看其老九機心却言言忠厚愈說愈悽惋愈露其機奸於是乎有禮者言捨此無一當於禮者可謂欺世盜名者鑒

臧哀伯諫納郕鼎

左丘明

夏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于大廟二句是非禮也郕音告國名大廟魯周公廟華督宋大宰孔父宋司馬也初皆見孔

懼遂殺殤公又恐列國諸侯討已故以郕國所進之鼎賂魯桓公至是桓公取所賂之鼎于宋納臧哀伯諫曰哀伯魯大夫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昭明也塞止也違邪也今善也言君者一國之

也故君人者子已務昭明其德使德益彰聞而于人有違邪之事則塞止之以是居上位而臨照百官似可無議矣而其心兢兢惕惕猶恐不

也此段言人君不可重賂而當重德是清廟茅屋廟宗廟清者肅然清淨之意茅屋以茅飾屋也大路越席大路車名天子乘之以祀天之車也越席越席名也大羹不

致大羹肉汁也不致五味不調和也大音泰五味鹽苦酸辛甘也樂音咨米也食音嗣飯也不鑿不求其精鑿也衣冠蔽珽衣冠衣也

即平天冠蔽音弗所以蔽膝者珽五名繫于冠之上者帶裳幅鳥帶束腰之帶裳如裙褲之類幅音福即義脚也鳥音昔朝鞋也衡統絃綆衡即玉簪之類所以插冠者統音

之繫于冠上者絃音延如紗帽之類覆于冠之上以避塵滓者四者皆冠之飾此聖王又恐藥率鞞鞞率音律帶也藥率色藥率即彩絲

其儉而無以制之不可也于是上下冠服之制無不極其詳焉蓋德以整肅不越為令者藥率鞞鞞率音律帶也藥率色藥率即彩絲

曰鞞下飾曰鞞鞞屬絃纓鞞音屬大帶屬之下垂者旂音由昭其數也此聖王又慮其無以別之不可也所以穿玉者佩刀飾之

馬蓋德以細密大龍黼黻昭其文也火畫火取其明龍畫龍取其變二者皆畫之子衣黑色與白色相間縐若斧形謂之黼取其

不遺為令者施於都不可訓也故于上衣下裳之飾必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至于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所以比象天地四方以此聖王又恐其

昭其聲也錫音陽錫在馬額繫在鑣和在鑣鈴在旂四者皆鈴之類動則有聲蓋德以播聞不遏為令者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旂旗之上蓋德以光耀不

之物所以示子孫者夫德儉而有度人君之德既昭其儉矣而又登降有數尊者登卑者降以文物以紀之即至昭其文昭其物

聲明以發之昭其聲昭其文以昭昭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如此昭德而德昭矣以之昭昭百

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德既昭昭不遺又不塞而反將華督所昭之部鼎實於大廟之中夫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既

受賂百官效尤試立以行賂求自若又何以誅責也其不可者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國家所以敗亡皆由於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百官所以邪惡以至

寵其所賂不避人耳却鼎在廟章孰甚焉今部鼎在廟凡助祭者皆可目睹是其寵賂之彰明較著孰有甚於此武王克商

遷九鼎於雒邑九鼎禹之所鑄三代以為傳國寶者義士伯夷叔齊之屬言部鼎之與九鼎武王之與華况將昭達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何况君今日受達亂人之賂器而昭著于大廟公不聽桓公不聽而竟周